

唐代叢書

唐代叢書

蔣子文傳

唐羅鄴撰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儻無度常白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乃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可宜告百姓爲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女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

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塵，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原來甚多草穢。」君載細

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宿也相聞訊畢邏將適歸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旣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旣死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皆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還歸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

祀焉會稽鄧侯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
可愛其鄉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
一貴人乘船端正非常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
貴人云我今正往彼候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不
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
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
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
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
伯子基會稽內史王蘊子其光祿大夫劉耽子其同遊

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
配匹卽以其父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問曰家子女
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
異常符協如一于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侯來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
中悔經少時並亡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
突入廟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
見也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詩集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雜詩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雜詩



奇男子傳

唐 許棠撰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
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之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
立功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
蒙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于仲翔曰幸共
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

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且久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于邱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需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鏤銘之日非敢

望也願爲圖之惟照其欵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
望子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于李將軍召爲管記
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
反爲所敗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
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疋保安旣至姚州
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于保安
略云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
逢燒敗李公戰歿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海角顧生
世已矣念鄉國官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

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雁，寧期于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坐，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昨蒙枉問，垂問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戎行，非僕敢遺于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蠻俗以吾國相之姪，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

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倘吾伯父捐去廟堂難可諮啟卽
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
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
斯請而不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
囚之監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毋落吾
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
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嵩州十年不歸經營
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
在遂州貧賸仲翔遂與家絕每于人有得雖尺布升粟

皆漸而積之後妻于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二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之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

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于公何俠義情深妻
于意淺捐棄家室來贖友朋而至是乎吾今初到無物
助公且于庫中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
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
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類方與保安
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
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于是令
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于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于
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旣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

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
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
仲翔謝曰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造但
此蠻曰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
兄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重違雅意此女最小常所
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
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
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
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

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
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
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于
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線麻環經加杖自
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醑畢乃出其骨每節
皆墨記之盛于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于竹籠
而徒跣駝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
愛之如弟于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
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